

葵骏工作室

吉
林
出
版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光明王宝藏

清心光明
大力智慧
至上至真

尼尔·斯蒂芬·

符超勤◎著

复仇于尸布下天罗地网，无辜灵魂如何逃出生天？
是谁在操纵杀人诅咒？是谁在酝酿邪恶阴谋？
不到最后一页，真相仍未揭开……

蔡骏工作室

Cai Jun Studi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明宝藏 / 符超勤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7

ISBN 978-7-80762-879-8

I. 光… II. 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789号

书 名：光明宝藏
著 者：符超勤
责任编辑：韩 笑
封面设计：陈 震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2-879-8
定 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引子 光明指向自由

公元2008年，上海。

“呼……呼……”

一片漆黑的房间中，一束光夹杂着沉重的呼吸，突然点亮。

随着手电筒光束的四处照射，黑暗中一幕幕的光景慢慢浮现，萨远冰只感到自己全身在禁不住地发抖，用力深呼吸带来的，不是头脑的暂时冷静，而是更严重的窒息！

“呼……呼……”

他颤抖着，目光急速地漂移，首先看到的是一叠纸箱，箱子都敞开着，里面塞满的泡沫塑料掩盖着不知道什么物件；电筒移动，又照在旁边的一排架子上，上面高低错落地摆放着几十个颜色纯正的青花瓷器，其中任意一个的价值都足够让一个普通人舒舒服服地度过他的下半生。

然而，面对着这些无价之宝，萨远冰的眼睛却仿佛瞎了一般，只是匆匆一扫便继续搜寻，根本无动于衷，但是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剧烈，剧烈到随时可以冲破胸腔！

“是的，就要到了……就要到了！”萨远冰不由得在心底狂喊，“就是今晚了吧！”

他使劲地咽了一下口水，努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为了这个夜晚，他实在付出了太多太多，也实在等待得太久太久！

“今晚注定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为了这一切，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所有，哪怕是下十八层地狱也在所不惜，更何况那轻如鸿毛的生命；而且，如果那个传说属实的话，那么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萨远冰知道自己现在就像一辆飞速前行在单行道上的汽车，已经没有任何回头路，如果不能解开那个秘密，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十年。

“呼……呼……”

越向前迈步，身体就越发沉重，双手就越发抖动，本来就很微弱的手电光，随

着他颤抖的双手不断摇晃着。在摇曳的光线下，萨远冰仔细地搜寻着，手电光扫过一排排整齐的木架子，突然，“西域文物特展”几个字眼跳入眼帘！

那一瞬间，手电光扫过的每一件展品，都仿佛闪耀着惊人的光辉，因为它们中的任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华丽的条纹大理石的佛经拓碑，上面雕刻有一部完整的金刚经，还有栩栩如生的佛陀生活场景图；一只海象的象牙雕刻的酒杯，竟然雕刻了一百多位形态或古怪或狰狞的传奇人物；精致的石雕像和木雕舍利盒，即使现在里面没有盛放舍利，仍然不失为13世纪西域匠人精湛手艺的传世之宝；一盏纯金锻造的飞鹰铜灯傲立在展台上，这么大的一盏宫灯，起码要用去几十公斤的黄金，恐怕也只有西夏国的王宫中才会有这样的东西……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在手电光下滑过的各类珍宝已经数不胜数；但萨远冰却仍然没有任何心动的迹象，仿佛这些东西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堆粪土。

突然，摇曳的手电光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停了下来，萨远冰急切地走上前去，粗暴地拨开那些纸箱，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木箱！

这个木箱异常短小，与先前看到的那些珍宝相比，这个奇怪的木箱简直不值得一提。它既不是用名贵木材制成，也没有运用什么复杂的制作工艺，甚至连最简单的雕刻也没有，但展架的标签上却赫然写着：“第0039号，古高昌王国囚徒棺木及干尸”！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过是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普通木箱，如果不看标签，恐怕没人会想到这其实是一具棺木。

萨远冰在这具棺木前久久地呆立着。突然，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双手死死抓住棺木的盖板，显然，这具棺木正是他苦苦寻找的东西！

他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的棺木，神情就有如正在举行着某种宗教仪式般的虔诚，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低声念着：

“光明指向自由——”

他眼中的神情突然炙热起来，深吸一口气，双手使劲地抓住盖板的两端，准备用力向上提。正在这时，一声极其微弱的声响突然从面前的那具棺木中传来！在此寂静的环境中，那一声微弱的声响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顿时触电般向后退了一步，全身不住地颤抖。

“这不可能！难道是，难道是……不，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自己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能去相信那些无稽的宗教传说呢？”他很快就在心里否定了这个荒谬的念头。

“这世界上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是萨远冰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坚信的信条，可是，可是，如果那传说是真的，那他和他的家人将遭受怎样可怕的事情？



想到家人，萨远冰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可爱小女孩的身影。

“好在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就算自己遇到了什么不测，她应该也能循着我留下的线索，躲过一劫吧。”想到这里，萨远冰又使劲摇了摇头，终于使自己慢慢地平静下来。虽然，双腿还有些不听使唤，但他总算艰难地再次有如念咒般读出了那句话：

“光明指向自由——”

与此同时，双手仿佛再次充满了力量，他再次抓住盖板的两端，用力向上一提。

出乎意料的是，盖板竟然只是虚掩在棺木之上，并没有作任何固定。用力过度的萨远冰不由得向后急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迅速地跳起来，把脸伸进棺木之内，突然，只见他双手扬起，向两旁抓去，之后，身子一晃，竟然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一只手紧紧抓住胸前的某件东西。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不……”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干尸的方阵	/1
第2章	暴雨梨花针	/14
第3章	第一种刑罚	/25
第4章	恶魔的印记	/39
第5章	圣衣的秘密	/51
第6章	保险库惊变	/61
第7章	高冒六勇士	/75
第8章	古宅的传说	/87
第9章	第二种刑罚	/97
第10章	飞越疯人院	/108
第11章	第三种刑罚	/118
第12章	诅咒的开始	/131
第13章	又见徐光启	/135
第14章	密室与古画	/146
第15章	徐光启密码	/160
第16章	寻访五棵松	/171
第17章	提篮桥之谜	/180
第18章	疯狂的越狱	/193
第19章	沙漠中的船	/201
第20章	鄱阳湖老宅	/213
第21章	月影古宅声	/218
第22章	第四种刑罚	/251



千户的方阵

公元1275年，高昌城。

博尔术疲惫地站在宫城残破的城墙上，太阳才露了个头，已经把远处的沙粒照得有些晃眼。

这已经是破城后的第七天，作为大元朝窝阔台汗国大汗海都麾下最英勇善战的将军，博尔术觉得自己无愧于“草原雄鹰”的称号。自从半年前率领数万大军围攻这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高昌城以来，历经大小数百战，终于在七日前攻克，为窝阔台汗国战胜南边的忽必烈、夺取大元统治地位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为大汗找到那传说中的摩尼教宝藏，那么窝阔台汗国就将重现成吉思汗时的荣光，必将战无不胜，称霸世界。

原以为战事结束后，自己很快就能够班师凯旋，谁知道就在他志得意满时，噩梦却开始了！

他不禁又回想起了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和那凄厉有如恶魔般的诅咒声，熊熊的火光就浮现在他的眼前，身体却不由得打了个深深的冷战。

“恶魔！他一定就是恶魔转世！”博尔术不停地低语着。

自从攻克城堡当晚处决掉那个人之后，异象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先是城中所有的水突然变成了血水，连附近的几个绿洲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如果没有水，非但不能走出这片沙漠，连生存都变得非常困难；接着，所有的牲畜在几天之内全都染上了瘟疫，发疯的发疯，发病的发病，兽医百般治疗的效果微乎其微，所有牲畜几乎死亡殆尽；再接下来，天空中突然不分黑夜白昼地打雷

下雹，即使大白天也时刻被滚滚乌云笼罩，还不时有火球闪到地上，毁坏了大多数房屋……

最让人感到惊恐的是，从那天起，每晚都会有人莫名其妙地惨死，死状不但极度恐怖，而且惊人地相似！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元军士兵，在亲眼见到自己的同伴瞬间从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干尸后，精神瞬间崩溃，城里一下子多了几百个疯子。

想到这儿，博尔术用舌头舔了一下早已干裂的嘴唇，心中不停地呐喊：“无所不能的长生天啊，请你睁开眼看看这些正在受苦的人们吧，他们可都是你最忠诚的子民啊！如果一定要有人受到惩罚，就请降罪于我一个人吧！”

“将军！”身后一个疲惫更带着些颤抖的声音打断了博尔术的思绪。

他缓缓回过头来，只见一个年轻的士兵正站在他的身后，疲惫的面孔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惊恐神色。

“今天有几个？”博尔术感到自己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二十三个，将军。”士兵回答着，双眼不住地游离，声音中流露出一丝惶恐。

博尔术向城墙下走去，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转身问道：“你害怕吗？”

士兵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不怕死，但我不想像那样死去！”

博尔术拍了拍士兵的肩膀，无声地走了下去。

城墙下的尸体已经整齐地排成了数排，就像一个方阵，一个死亡的方阵！

博尔术颤抖着揭开盖在尸体上的麻布，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尸体，虽然作为一个连年征战的将军，他看过的尸体可能比见过的活人还多。但此时，面对着这二十三具尸体，博尔术依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悲愤直接涌入他的脑腔——

一具具黑色的尸体，全部烧焦的肌肉撕裂地附着在骨架上；一个个完全扭曲的面孔揭示着死者在生命终结之前，注定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你看这些绝望的尸体，这绝不是普通的死尸，而是二十三具干尸！

“难道这真的是诅咒的力量？”博尔术紧闭了一下双眼，让眩晕的头脑冷静一下，心中却不断地问着自己。

突然，城头上传来了一阵惊恐的呼叫声，博尔术飞快地跑上城墙，可刚来到城头，他就惊呆了，只见远处的狂风卷起了无数的黄沙，足有数百米高，正像海浪一样迅速向这里扑来。

周围的士兵尖叫着四散奔逃，面对如此的场景，哪怕是最英勇的武士也难免会惊慌失措；可此时，最让他们绝望的是，四面城墙均可看到那惊人的沙浪风暴，他们正处在旋涡的最中心，生命只有眼睁睁地被吞噬，根本无路可逃！

此时的博尔术直直地站立在城头，漠然地望着前方巨大的沙浪，仿佛从中又看到了妻儿那充满笑意的脸庞。突然，妻儿的笑脸瞬间变成了另一张狰狞的面目，一张他到死也不能忘记的恐怖面容。

博尔术一边疯狂地挥舞战刀，一边大声地吼叫着：“杀！杀！杀死你这个恶魔！”

但很快的，汹涌袭来的沙浪就淹没了博尔术的声音，也淹没了整座高昌城。

公元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朝西北叛王都哇、海都，遣大将围攻高昌，历时半年，高昌城破，回鹘高昌亡。

公元2008年，3月26日，14点03分，上海，星巴克咖啡。

闻天从梦中惊醒，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四周的客人都用惊异的眼神看过来。

闻天一边擦着头上的冷汗，一边再次坐回到沙发上。

他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只能坐在沙发里尽量地伸展开四肢，有如失去知觉般一动不动，好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完全陷入柔软的沙发中。

古龙在他的小说中曾说过：“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那些平凡的人，你终日和他们相处在一起，也许还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爱，但若是到鬼门关走过一趟，你就会知道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是比人更可爱的东西了。”

闻天恰巧是一个经常游走在鬼门关边上的人。

他的职业非常特殊，是一名职业探险者，特别是在中国，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简直寥寥无几。

第一次听说有人以探险为职业，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相当讶异，因为你不知道一个人该如何靠探险来维持生活。其实如果能像闻天那样，探险成了专家，生活也可以过得极其惬意。

闻天是欧美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最为青睐的合伙人，只要是他提出的探险项目，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地投资。闻天往往也能给他们带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回报。但在中国，因为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探险还不能成为一个职业，所以闻天这几年大都身处国外，待在上海的时间非常少；但只要一回来，他每天都会来到这个咖啡馆坐一坐。

此时的闻天端起咖啡轻轻地啜上一小口，一时间一股浓郁的香气直沁心脾，他不禁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刚从国外回来，可以说身心俱疲，这次他参加日、美、蒙三方的联合考古队，对一处可能是成吉思汗陵墓的地方进行了考古发掘，其间可以说是怪异频生，历尽了生死，终于发现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惊天秘密。如果能够把此次发现的成果公布出来，那绝对是人类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许多已知的历史都将被彻底改写。可惜的是，由于此次发现的事实太过骇人听闻，以及另外一些特殊的原因，考古队决定暂不发表发掘成果。

结束了在那里的探险之后，闻天经香港转机返回上海，原本想尽快回家休息的

他，在到达香港后竟然莫名其妙地病倒了。也许是长期积蓄的压力无法得到释放，闻天只感到四肢无力，脑子昏沉沉的。他只得在香港休息了两天，再返回上海。

从这两天开始，他每天都会做很奇怪的噩梦，梦中的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充满西域风情的古城之中，许多穿着盔甲的士兵的脸上满是惊恐和绝望的神情，之后就发生了一场大沙暴，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风沙之中，他想要大声喊叫，但是一张嘴，风沙就会瞬间填满整个口腔，他感到自己快要窒息，每当这个时候，便会从噩梦中惊醒。

闻天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是因为实在太累了，真应该好好休养一段时间。闻天感到自己特别想家，仿佛只有待在自己的家里，他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心脏才会得到些许平复。

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的咖啡香味，感觉终于舒服了一些，闻天很自然地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不经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目光立时被对面街道上的一个女人牢牢吸引！

虽然看不清五官，但从体型和气质上看，这绝对是个美女，匀称的身材，略带些棕色的健康肤色，穿着打扮看上去也很有几分诱人的姿色，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健康自信的魅力。可现在吸引闻天注意的，却并不是她的美貌，而是从没见过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狼狈。

只见这个女人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她奔得如此之急，以致几次都差点被人行道边大树的树根绊倒，但她却全然不顾，很快便来到咖啡馆对面的路口。突然间，这个狼狈的女人又停了下来，嘴里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睛急促而焦虑地来回打量着对面的咖啡店。

“也许她是要到咖啡店找什么人吧？”闻天心里暗暗地想道。

就在这时，这个女人突然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向街对面的咖啡店猛冲过来，这个突然的近乎疯狂的举动引得路上正在疾驶的汽车纷纷紧急刹车，一时间，刺耳的刹车声和司机的咒骂声此起彼伏，路口的交通乱成一团！

这一切实在发生得太快，还没等闻天反应过来，那女人已经冲到咖啡店门前，她奔得如此之急，以致来到门前的时候，竟忘记了将门推开，“砰”的一声，撞在玻璃门上。这一声响，引得所有人都转头向门外看去，那女人双手按在玻璃门上，双眼睁得老大，望着咖啡店内，脸色变得比纸还白。就在那一霎间，闻天发觉事情有点不对头，因为这个女人的眼神死死停留在自己身上。

闻天可以肯定自己从来不认识这个女人，因为像这样一个美女，任何一个男人见过之后都不可能没有印象。正当闻天满腹疑惑之时，那女人已经推门进来，径直来到闻天的对面坐下。只见她面色苍白，斗大的汗珠顺着尖尖的下颌滴在桌子上，不知是跑得太急还是受了什么惊吓，她原本秀丽的脸庞变得有些狰狞。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在相互凝视了几分钟后，闻天出于礼貌与好奇，还是先开了口。

“拿来，快拿来。”那个女人几乎是咬着牙挤出的这几个字，仿佛说这句话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闻天陡地一呆：“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女人的情绪似乎正在极度激昂之中，她叫道：“拿来，快拿出来。”

闻天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女人身上一股独特的香气顿时扑入他的鼻腔，但在这个紧要的时刻，他来不及多想。凭闻天多年经验，看得出要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要让这个女人平静下来，于是他用力按住了她的肩头，然后慢慢说道：“好，好，好，拿给你，我拿给你；可是，你得先告诉我，要我给你什么？”

闻天的这招好像起到了些作用，只见那女人深吸了一口气，目不转睛地盯着闻天说：“我要萨远冰给你的东西。”

闻天怔了一怔，道：“萨远冰？”

萨远冰，这个名字一出现，就让闻天的心中仿佛触电一般，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酸楚与疼痛；但仅仅几秒钟的工夫，这个见过世面的男人突然冷静下来。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这世界上知道自己跟萨远冰有关联的人，寥寥无几，眼前这个女人究竟是谁？想到这里，闻天不由得愣住了。

那个女人见闻天许久没有回答，以为他正在考虑，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推到闻天面前，说道：“闻先生，那件东西你留着也没什么用，只要你答应给我，这张一百万的银行支票就是你的了。”

闻天不由得一惊：“一百万！”

神秘女子见闻天没有马上回答她，又亟亟说道：“你是不是嫌少？那就这样吧，再翻一番怎么样？”

闻天不禁怔在那里，他忽然想起了中国民间传说中出售宝物的事：收买古董的人向宝物主人买货，宝物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物品是宝贝，随便伸出五只手指，意思是五两银子就够了，但古董商却回答：“好，五千两。”

这一类的故事，他在儿童时期，听得很多，看得很多，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变成亲身经历，而且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人家花如此大的价钱要买的那件宝贝究竟是什么。此时，闻天对这件事的好奇心已经极度地膨胀，他禁不住想要试探一下面前的这个女人，于是故意装作不经意地瞥了那女人一眼，然后摇头道：“翻一番？翻两番也不行，我的胃口没那么小，三番还差不多。”

那个女人直跳了起来，苍白的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指着闻天道：“你……你……你……”

闻天悠然道：“你会做买卖，我也会。”

神秘女子取出手帕来，抹着额上的汗，整整两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她狠狠地瞪了闻天一眼，慢慢说道：“八百万就八百万，但是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你收支票吗？”

闻天再次吃了一惊，他想不到那个女人竟然会答应，要知道，这世界能值

八百万一件的东西，可是屈指可数！

此时的闻天不禁有些后悔开这个玩笑，现在价钱是议定好了，按理说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人家已经决定付钱，而闻天却还不知道对方到底要什么。

神秘女子见闻天低头不语，还以为他贪得无厌又想抬高价钱，便瞪了他一眼，说道：“价钱已经是最高了，你应该知道那东西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

闻天此时非常尴尬，摇头苦笑道：“小姐，你要的东西真的不在我这里。”

对面的女子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闻天，一分钟后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天怒吼：“闻天，你不是个男人，你去死吧！”接着便有如一阵风般冲出了咖啡店，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她的离去和她的到来一样，都那么富有戏剧性，以至于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向闻天望去。

闻天哭笑不得，只好立即结账，逃跑似的离开了咖啡店。虽然已经过了春寒料峭的时节，但夜晚的上海被一层浓浓寒意笼罩，一阵凉风吹过，闻天不禁打了个冷战。

刚才的事还历历在目，从那个女人的眼神中闻天读到的是惊恐，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惊恐。

从那个女人的穿着和气质以及她身上喷的那种气味异常特殊的香水来说，她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更何况毫不犹豫就能拿出八百万，而且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性，那就更不寻常了。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和萨远冰又是什么关系？她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这一个个的问题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不觉中闻天已经来到了家门口，他住的那栋公寓离咖啡店步行大概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可今天由于一直在想刚才那件事，所以二十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闻天深深吸了口气，他决定忘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好奇心对于一个探险者来说非常重要，但过分的好奇心对于一个探险者来说有时也是致命的，所以他宁愿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个美丽的误会，但那个女人却完全正确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她究竟是谁？

杂乱的景象刺激着疲惫的脑细胞，此时，他最想做的就是赶快洗个热水澡，于是快速打开房门，径直向卧室走去。闻天所住的是一间单身公寓，房门后是一条过道，直通卧室，而过道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分别通向厨房和厕所。

闻天快步穿过走道，一把拉开卧室的房门。就在房门刚刚打开到一半之际，闻天突然听到一个极其轻微的响声，他立即本能地向后退了半步，顺势躲到卧室门旁。

与此同时，只听“砰”的一声，卧室门被从里面猛地推开，在那不到十秒钟的

时间，他只听得一串“刺刺刺刺”的声音伴着一阵纵横交错的晶光爆发出来，像是有人在卧室的门口放了一个大烟花一样。

但那当然不是烟花，烟花怎么可能令得他身后那扇足有几寸厚的防盗铁门受到那么彻底的可怕的毁坏？！

每一道闪光所发出的声音都是如此低微，速度又是那样飞快。但那显然并不是枪械所发出的。老实说，闻天也从未听到过有什么枪械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射那么多枪弹。

在短短的十秒钟之内，即使在门后的一只老鼠，也一定已经死翘翘了！

但是闻天却侥幸地活了下来，因为刚才，就在听到那记响声的同时，他便立即跃到了门旁。那些被发射出来的可怕东西，几乎触及了走道的每一个角落，只有门旁的“死角”是它触不到的！多年来与危险打交道所养成的职业敏锐再一次救了他的命！

这时的闻天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敢说这绝对是他多年冒险生涯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任何人在经过了死里逃生之后，脑神经都会处于短暂的麻痹状态，闻天当然也不例外。就在他愣神的工夫，从他背后的卧室中突然冲出一个黑色的身影，闻天还没来得及转身，只觉得头上狠狠地一震，然后便无法控制地倒下了。

在即将失去知觉之前，闻天努力着用模糊的双眼盯住那个以子弹般的速度逃离的背影。他是男是女？他究竟又是谁？

闻天猛然从地上跳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后脑，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然感受不到丝毫的疼痛，可自己刚才明明是被人从背后打昏在地的呀？闻天开始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头了。

当他抬起头时，更是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

原来，闻天发现自己并不是站在家门口，甚至面前根本不是上海，而是一座高大的悬崖。

悬崖十分高，抬头仰望直耸入天，估计约有两百米，上面怪石嶙峋，许多旁枝错乱的树木和藤蔓纠缠在一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闻天不禁呆住了。

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叹息。

闻天像触电一般向旁边跳了出去，原来刚才他一直专注于面前的悬崖，竟然忽略了自己的身后。

此时，他才看清自己的身后竟然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一袭白衣长袍，从长相上看不像中国人，脸型带有明显中亚地区人种的特点。

“你好，请问这是哪里？”闻天一边客气地问道，一边友好地伸出了手。

那个白衣人丝毫不理睬闻天，只是对着悬崖发呆。

“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闻天再次问道。

就在这时，白衣人突然向前跨了一步，急切之下闻天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眼看他就要撞到自己身上了，闻天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

可预想中的冲撞并没有发生，转眼之间，白衣人已经来到了闻天的身后。闻天张大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居然眼睁睁看着面前的这个白衣人直挺挺地穿过了自己的身体，好像自己的身体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会这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闻天苦思冥想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欢快的叫声，只见那个白衣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向悬崖前不远处的一个乱石堆，在那乱石堆中，有一股极大的山泉涌出来。白衣人来到山泉边，仔细地观察着什么。

白衣人的举动让闻天感到非常好奇，出于一个职业探险者的直觉，闻天感到这个白衣人像是在寻找什么，或许是一个秘密地点的入口？

想到这儿，闻天不禁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也一门心思地观察起这眼山泉来。

水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可以看做这就是泉水的源头，但也可以说水是在地下，从悬崖的那个方向被吸引出来，也就是说……

闻天刚想到这里，那个白衣人突然奔下石堆，伏了下来，以耳贴地。

闻天不禁一惊，没想到这个白衣人也是个探险高手，竟然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也赶紧来到白衣人的身边，探下身，以耳贴地，屏住气息倾听了起来。果然，以他的敏锐至极的听觉，听到地下不是很深的地方有水流的声音。

这时，只见那个白衣人紧握着拳头，用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顺水流声向前移动，这时如果有人看到他，一定会误以为是一种正在用奇怪姿势爬行的什么古怪的生物。但闻天却清楚地知道，白衣人的耳朵一直紧贴着地面，是为了追踪水流声，而手在地上撑着，则是为了方便向前移动。

泉水离山崖不是太远，大约几十米的长度，河就是那么一段距离，白衣人为了要确定地下水流动的声音，移动得相当慢，足足花了几十分钟，才到了山崖脚下。

此时，闻天绝对可以肯定，那是一条地下水道。他估计水道在地下，不会深过两米。突然，白衣人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显出了一丝疑惑的神色：“怎么总觉得有人在跟我说话，难道真的是明尊显灵吗？”

此时的闻天，身子猛然一颤，脸上露出了惊骇的神情。刚才他一直都在仔细观察着白衣人的动作，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白衣人的嘴唇根本就没有动过，可刚才那说话的声音却明明不是他自己的，难道，难道，自己竟然能够听到白衣人的心声？难道，自己根本就不是身在现实生活中，而只是魂游梦镜？

就在闻天发愣之际，白衣人却已经开始准备行动，他直起身子来，用手轻轻抚摸着面前的山崖，只见面前石上的青苔特别厚，在光亮下看来，绿得发黑。白衣人取出了一柄小铲子，铲去了大约三十平方米的青苔后，突然一道暗门完全显露了出来。



白衣人一眼看到，立刻兴奋地用铲子敲打着石壁，发出空洞的声响，仿佛那就是他一直在苦苦寻觅的东西。

“果然是这样。”闻天在心底暗自想道。这个白衣人果然如他所料是在找寻一个秘密所在，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

只见白衣人并不急着推门而入，而是盘腿坐在地上，双手做出一个如火焰升腾般动作，口中还在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就像一个虔诚的僧人正在默念佛经一般。

看着白衣人奇怪的动作，紧接着，闻天发现，白衣人的袍子下摆处和袖口的地方都绣着一圈火焰状图案，这个发现更让人感到困惑！闻天内心一颤，难道面前的这个白衣人竟是一个摩尼教徒？

要知道，摩尼教是一个名叫摩尼的人于公元240年在古波斯创立的古老的宗教。其基本教义就是，这个世界是曰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面所组成的，而光明经过艰苦的战斗最终将战胜黑暗。因此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后，便被称为明教；而摩尼教徒把火焰看成是光明的象征，白衣人衣服上的火焰符号正是摩尼教最典型的象征符号。但摩尼教在公元10世纪左右便开始衰落；在公元13世纪左右随着元朝的兴起，已经彻底灭绝。

现代社会怎么可能还有摩尼教徒存在呢？除非，除非自己现在根本就不是身处现代社会，而是梦回了古代，回到了13世纪时的高昌。联想到白衣人的面貌，以及自己前些天做过的那个怪梦，闻天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只是，只是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怪梦？而梦境中情景又是如此真实，真实得和现实生活一样有血有肉？闻天双手抱头，此时他的思维实在是混乱不堪。

就在这时，白衣人已经站了起来，他顺利地推开石门，走了进去。

闻天的好奇心再次占了上风，他不再想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也紧跟着白衣人跨进了石门。

才跨进去一步，他就呆住了一一

闻天，作为一个世界知名探险家，不知进入过多少规模宏大的古遗址，可他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景象，那景象令他目瞪口呆不知多久，甚至有一股阳光照到他的身上都没有觉察。

阳光？是的，那石门之内，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山洞，山洞顶上，有几处天然的缝隙和小洞，阳光便是从那里射进来的。这种情形并不罕见，通常，这种自山洞中直通山顶的小洞，都被称为“一线天”，成为胜景。

由于洞顶的缝隙相当多，所以洞中虽然称不上明亮，可是也绝不黑暗，在光线的照射下，一道涓涓细流汨汨流淌，很显然，这就是地面上那泉水的源头所在；溪流周围，生长着不少参天神树，有的极其高大，藤蔓交错缠绕。

然而，真正令闻天目瞪口呆的是，在那山洞中，居然建造着一座规模宏大至极的六层巨塔，巨塔的高度几乎相当于一座二十层楼的高层建筑。塔尖竟然被做成了

巨大的火炬形状，直直地插入“一线天”的顶部。粗略估计，这个巨型火炬可能需十几名成年男子手拉手合抱才能勉强围住。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火炬顶部竟然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火焰，火焰高几丈，焰心直冲到“一线天”外。闻天猜想，如果从“一线天”外看到如此奇景，定会以为这是火山爆发。不知这火炬中加了什么助燃物，阳光透过“一线天”照射在火焰上，火焰竟然呈现出七色彩霞，绚烂夺目，晃得人都睁不开眼。

整座巨塔外部几乎都刻满了一个个人的雕像，大大小小大概有上万尊，数目之多简直让人瞠目结舌。雕像为典型的西亚人面容，脸颊圆润、天庭宽阔、眼眉下垂、双唇丰满，脸带安详的微笑，笑意从微微上翘的嘴角绽开，悄悄向四周蔓延，就这样弥漫在整个山洞中。

闻天呆呆地仰望着那微笑的面容，思维突然停滞，仿佛时间在这一瞬间已经凝固。

更让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无论你走到巨塔的哪一面，都能看到雕像；无论在哪个角度，都能面对这谜一样的微笑，它无处不在。在这神圣的微笑面前，你周身的一切都浸泡在安宁之中，整个心灵都仿佛得到了彻底的洗涤。

闻天不由得有些看呆了，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正在不断召唤着自己向巨塔靠拢，于是情不自禁地向前走去。

越是接近巨塔，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终于来到巨塔面前时，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小心地触摸着巨塔上的那些雕像。突然，他的手像是触电一般缩了回来，因为就在他触摸到雕像的一刹那，突然感到手上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他张开手一看，顿时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的手上竟然有一些淡红色的水渍。他不由得再次向自己触摸的那尊雕像看去，只见那尊雕像的眼角处竟然也出现了两道同样的淡红色水渍。

雕像竟然流泪了，而且流的还是血泪！

闻天不禁惊异莫名，他不由得把头凑向了雕像，想要仔细看一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出自于雕像之中。于是，他把一只耳朵贴在了雕像上，突然，他猛地向后倒退了几步，身子剧烈地颤抖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闻天浑身颤抖着，怎么都不肯相信自己耳朵里充斥的响声——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声音，就有如从地狱里发出的哭声一般；而且那不只是一个哭声，像是有成千上万个厉鬼同时在嚎哭一般。

闻天不断地做着深呼吸，几分钟后才勉强爬了起来，虽然脚步还有些踉跄，但他想要找出巨塔哭泣之谜，于是开始再次仔细观察这座巨塔的形态，心中不由得暗暗赞叹，这建筑简直可以称之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有浓郁的13世纪西域风情，又融合了古代中国建筑的特点，雕梁画栋，飞檐粉墙，应有尽有。可以说，当今世界之中，这样的建筑早已绝迹，再顶级的建筑大师，也会为之叹为观止。

仔细端详了半天，闻天始终看不出什么异常，不过从塔顶那巨大的火焰状塔尖